

达尔文生平及其书信集

第一卷

58.122



达尔文生平及其书信集

第一卷

法蘭士·达尔文編  
叶篤庄、孟光裕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  
1957年·北京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CHARLES DARWIN

Edited by Francis Darwin

D. Appleton and Co.  
New York, 1897

根据美国阿布拉顿公司1897年纽约版译出

达尔文生平及其书信集

第一卷

[英]法蘭士·达尔文編

叶席庄、孟光裕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

(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56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开本 850×1168 公厘  $\frac{1}{32}$  · 印张18 · 插页6 · 字数4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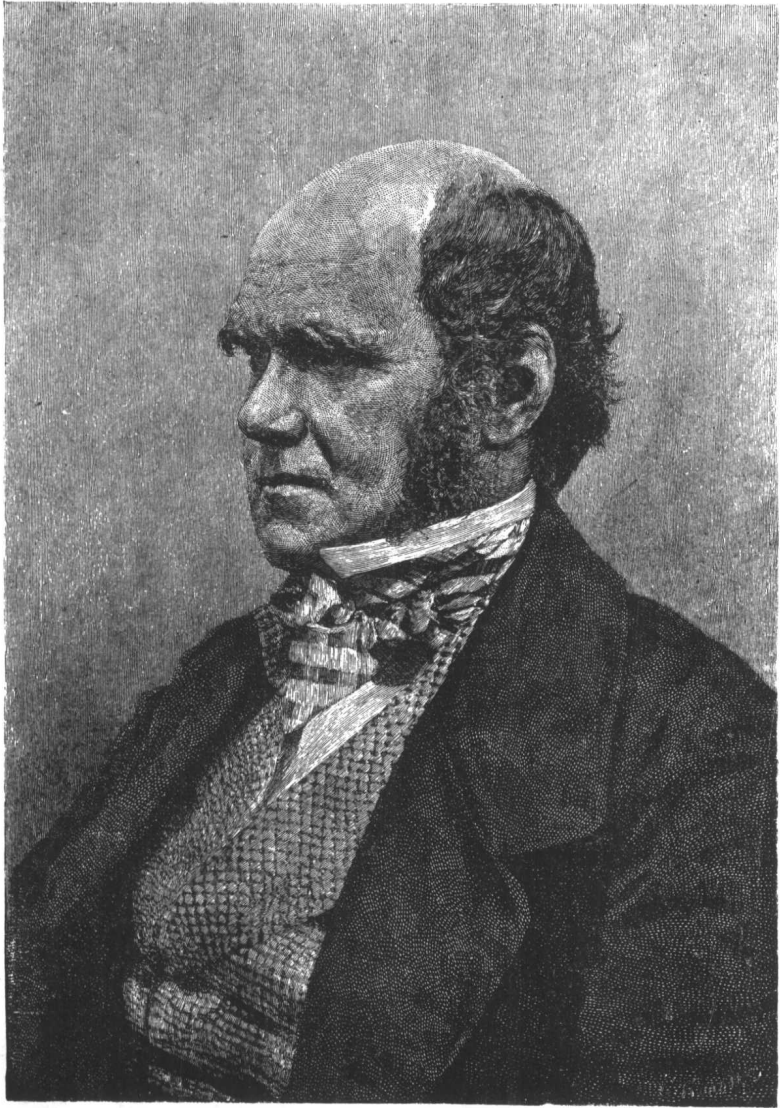
1957年5月第1版

195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0,000 定价(7) 2.50元

統一書号11002·104

封面設計者：張慧中 校對者：張家璋等



## · 序 言

在选择应当發表的書信时，指導我的主要是說明我父親的个人性格的那种願望。但他的一生在本質上是一种著述的生活，所以如果不密切追随这位作者的經歷，我們就無法寫出他个人的歷史。因此，本書主要部分的各章都有着同他的書名相应的題目。

在排列这些書信的时候，我尽可能地遵守年代順序，但是由於他的研究工作的特点和多样性，嚴格地按照年代次序是不可能的。他多少有一种同时研究几个題目的習慣。在寫書的时候因为需要推理和整理大批的材料，他常以試驗工作当作一种恢复精神的方法，或是当作一种变换。再者，他有許多研究工作中途擱置下來了，而且在間断了一些年后才重行开始。因此，一系列嚴格按照年代排列的書信会把几个題目混在一起，每个題目都使我們难以領会。为要設法避免这种結果，目錄說明了我所採取的方式。

在排印这些書信的时候，我依照通常的方式指明了刪去或插入的部分（少数情形除外）。我父親的書信时常提供了証据，說明这是他在疲倦时或匆忙中寫成的，所以它們具有这种情形的標誌。在寫信給一个朋友或是給一个家屬的时候，他常把冠詞略去不寫；我已把这些添了進去而且沒有用通常的方式指明，但有少数的情形是例外（第1卷，第203頁），在这类情形中，保存寫信时的匆忙气氛是有特殊趣味的。其他的一些小字——例如“的”，

52256/01

“到”，等——已添了上去，通常在字外加了括弧。關於姓名的拼法、大寫字母的用法以及标点，我沒有依照原來的樣子。在他的信中，我父親在許多字的下面畫了橫綫，這些並沒有一律地用斜體字印了出來，因為那樣做會不恰當地誇大它們的效果。

書中有些地方引用了他在“日記”或“筆記本”中所記載的事，這本小冊子是有價值的，因為它提供了事實的結構，借着它我們可以把書信加以分類。可惜日記中的話寫得極為簡短，一年的歷史被縮成了一頁或不到一頁；同時，裡面所寫的僅是他一生中主要事件的日期、一些關於工作方面的記錄、以及染患較重疾病的時期。他很少在他的信上註明日期，所以若是沒有那本日記，說明他的著作史是不可能的。這本日記也使我能夠把許多的信註上了日期，否則這些信便會失去一半的價值。

我沒有多用別人寫給我父親的信。他的習慣是，把一切來信都彙存起來，當他那少數的插紙釘（他稱它們為“鐵釘”）插滿了的時候，他就會把幾年的信燒去以便利用騰出來的“鐵釘”。這種辦法繼續了很多年，所以1862年以前的來信幾乎都被燒去了。在1862年以後，別人勸他保存那些較為有趣的來信，於是才用一種便於查閱的方式把這些書信保存了下來。

在第三章中，我曾試着對他的工作方式作了一些敘述。在他一生的最後八年中，我作過他的助手，所以我有機會知道他的一些習慣和方法。

在編輯這本書的過程中，我的朋友們給了我很多的幫助。有些朋友敘述了他們對我父親的追憶；有些給了我材料、批評和建議。我在此欣然地對這些幫助我的人表示感謝。有些人的姓名隨着他們所寫的東西被提出來了，但是我沒有列舉批評者或改正

者的姓名,因为我寧願自己負擔我的缺点,而一点不使它落在那些尽力減輕这些缺点的人的肩上。

在說明我父親的生平这方面,我們可以看到虎克爵士給我的帮助是如何的巨大。我想讀者讀到这一部分时是会感激虎克爵士的,因为他小心地保存了他那有价值的信;虎克爵士慷慨地准許我随意使用这些信,並且在我的編輯工作中始終親切地鼓励着我,对此謹表謝意。

我还要向赫胥黎先生表示感激,不僅是因为他給了我很多的帮助,也是因为他答应了我的請求,为本書寫了“物种起源怎样被人接受的”这一章。

最后,蒙“世紀雜誌”的出版人慷慨准許我使用他們的插圖,特此誌謝。我也感激摩尔·福克司和伊利亞特·弗萊兩家照像館,因为他們准許我翻印了他們的照片。

法蘭士·达尔文

1887年10月於劍橋

## 目 次

### 序言

第一章 达尔文家族 .....	1
第二章 自傳 .....	26
第三章 回憶我的父親的日常生活 .....	87

### 書 信 集

第四章 劍橋的生活 (1828—1831年) .....	142
第五章 充當“貝格爾艦”的博物學者 (1831年) .....	162
第六章 航海 (1831—1836年) .....	195
第七章 倫敦和劍橋 (1836—1842年) .....	218
第八章 宗教觀 .....	277
第九章 唐恩的生活 (1842—1854年) .....	288
第十章 “物種起源”的基礎 (1837—1844年) .....	367
第十一章 “物種起源”的成長 (1843—1856年) .....	380
第十二章 未完成的著作 (1856年5月至1858年6月) .....	426
第十三章 “物種起源”的寫作 (1858年6月18日至1859年11月) .....	476
第十四章 關於“物種起源”怎樣被接受的 (赫胥黎教授著) .....	514



## 第一章 达尔文家族

根据这一个家族的最早記錄，以达尔文为姓的这一族人 是殷实的中農，他們住在林肯郡北部的边境上，离約克郡不远。在英國，这个姓氏現在是很少見的，但我相信謝菲尔德附近和蘭开郡的人不会不知道这个姓氏。我們查到，在1600年的时候这个姓氏有各种不同的拼法，例如 Derwent、Darwen、Darwynne、等等。所以这一族人可能是在某一个未知的年代由約克郡、坎勃蘭、或达比郡迁來的，在这些地方有一条河叫做 Derwent。

我們知道第一个祖先叫作威廉·达尔文，1500年左右他住在根司鎮附近的馬尔登。他的曾孙里查·达尔文繼承了位於馬尔登和別处的一些土地；並且在他遺囑中（日期是1584年）“为在馬尔登教区礼拜堂歌詩班出入的大門上建造英后陛下的御徽遺贈三先令四便士”<sup>①</sup>。

这位里查的兒子叫做威廉·达尔文，据說是一位“紳士”，他似乎是一个有了一些成就的人。他繼承了馬尔登的祖田，同时通过他的妻子在柯登·林賽附近曼頓教区中的科立罕購置了一块產業，並且在那里定居了。这块產業直到1760年仍屬於这一家族。一座草屋，牆壁很厚，还有些魚塘和老樹——現在只有这些告訴我們

---

<sup>①</sup> 著名的譜系學者柴斯达上校曾研究过林肯郡的一些遺囑，这种研究使我知道了这一家族中几个較早的成員。

这是“祖堂”一度所在的地方；当地的人仍然知道有一塊地叫做“达尔文氏济貧田”，因为这塊田是要納費的，收得的款項用來济助馬尔登的窮人。在1613年，詹姆斯一世委任威廉·达尔文为格林威治皇家武庫的衛士，所以他的發跡一定——至少有一部分——是由於这件事。这个职位的年俸似乎只有三十三鎊，它的任务大概同掛名的官职差不多；他終身担任了这个职位，直到他在內战期間去世时为止。

威廉曾为皇室服务这件事可以說明为什么他的兒子——也叫威廉——在几乎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为英皇服务，他在貝尔漢爵士的騎兵隊中任“中尉隊長”。后來，皇室的部隊有一部分分散了，其余的退到了苏格蘭，因此，这个孩子的產業被國會沒收了，但在簽了正式的盟約和契書並且在付了一筆罰款以后，他又把產業贖回來了，那筆罰款一定嚴重地打击了他的財源；因为在呈給查理士二世的請願書中他曾这样說：由於坚持皇室的事業，他几乎完全破產了。

在共和政治时期，威廉·达尔文作了林肯法学院的一名律師，大概由於这种情况他娶了高級律師伊拉司馬斯·艾勒的女兒；他的曾孫——詩人伊拉司馬斯·达尔文——的教名就是由此得來的。最后，他作了林肯城的司法官。

这位司法官的長子生於1655年，再次起名叫做威廉；后來他娶了罗拔·瓦尔寧的財產繼承人，她出身於斯塔福郡的一个良好的家庭。这位妇人由拉塞尔族（Lassells 或 Lascelles）繼承了紐瓦克附近艾尔斯登的庄園和房屋；从那时起，这些財產一直保存在这一族的手中<sup>①</sup>。这位艾尔斯登的威廉·达尔文有一幅画像，这說明他是一位漂亮的青年，头上戴着向后垂的假髮。

第三个威廉生了两个儿子：威廉和罗拔，罗拔受的教育是准备作一个律师。科立罕的财产传给了威廉，罗拔得到的是艾尔斯登的财产；但由于威廉那一支有女无子而绝了嗣，财产又归给了他的弟弟。在他母亲去世以后，罗拔放弃了他的职业，此后他一直住在艾尔斯登的家中。关于这个罗拔，查理士·达尔文写道<sup>①</sup>：——

“他似乎是有了一点爱好科学，因为他很早就加入了那个有名的斯波拉丁俱乐部；著名的考古家司徒克雷博士写过一篇论文，题目是“一副几乎是完整无缺的大兽骨骼记述”等，载于1719年4、5月份的“哲学通报”；那篇论文是这样开始的：“我的朋友，林肯法学院的罗拔·达尔文先生，是一位有好奇心的人，他对我叙述了一副嵌在石头中的人类骨骼，这是艾尔斯登的教区长最近发现的”，等等。司徒克雷然后说，这是一种极为罕见的事，“就我所知，这个岛上以前没有出现过类似这样的事”。罗拔曾写过一篇类似祈禱文的东西，并且传给了族中的后代；从这篇东西来看，他是一个极力提倡禁酒的人，后来他的儿子也热烈地提倡禁酒；这篇禱文如下：——

阳光照射的清晨，  
喝酒的孩子，  
说拉丁文的太太，

① 住在艾尔斯登的拉赛尔（Lassells 或 Lascelles）上尉在内战期间曾任阿尔勃马公爵蒙克的军事秘书。我的堂兄法蘭士·达尔文现在保存着很多的账簿，其中有许多处是蒙克签署的。考古家或历史家对于这些账目或许是很感兴趣的。拉赛尔上尉曾穿着甲冑画过一张像，有一个时期我族中的一些小孩子曾用它当作射箭的靶子，但是它没有被毁到不可救药的程度。

② 以下是由查理士·达尔文为其祖父所写的传记中引述的；恩斯特·克劳思曾写过一篇有趣味的论文，题目是“伊拉司马斯·达尔文”，1879年出版于伦敦；那篇传记形成了这篇论文的开首部分；这里所引述的载于该文第4页。

願慈悲的上帝把我由這些事情中拯救出來！

“根據猜測，第三行可以由他的妻子——即伊拉司馬斯的母親——那里得到解釋，因為她是一位很有學問的婦人。羅拔的長子所起的教名是羅拔·瓦爾寧，他繼承了艾爾斯登的財產，他在九十二歲的時候死於艾爾斯登，終身未娶。和他最小的弟弟伊拉司馬斯一樣，他非常愛好詩。羅拔也研究過植物學，在老年的時候發表了他的‘植物學原理’。這本書的原稿寫得非常優美；我父親〔即羅·瓦·達爾文醫生〕說他相信出版這本書是因為：他的老伯父不忍叫這樣好的書法湮沒了。但這種說法是不公平的，因為書中含有許多生物學上的準確記錄——在上一個世紀的英國，這門科學是完全被人忽視的。再者，公眾對這本書是重視的，因為我保有的那本已是第三版了。”

後來，次子威廉·阿爾威繼承了艾爾斯登的產業，並且把它傳給了他的孫女，即住在艾爾斯登和克禮思柯的達爾文夫人，現已去世。三子約翰作了艾爾斯登的教區長，教士俸祿是家贈的。第四子是最小的孩子，名叫伊拉司馬斯·達爾文，他是一位詩人兼哲學家。

第五頁的親屬表說明了由羅拔傳到查理士·達爾文的家系以及查理士·達爾文同族中其他一些人的親屬關係，他的書信中曾提到了這些人的名字。在這些人中有威廉·達爾文·福克司，查理士·達爾文很早就和他通信；還有法蘭士·高爾頓，他是達爾文多年來的密友。這裡還有法蘭士·撒澈威爾·達爾文的名字，他由伊拉司馬斯繼承了對於博物學的愛好，並且把這點傳給了他的兒子愛德華·達爾文，即“獵物繁殖家手冊”（1863年出到第四版）的作者（他所用的筆名是“高榆”）；這本書說明他對各種野獸的

習性作了敏銳的觀察。

常使人感興趣的是查看一下一個人的性格有多少可以在他的祖先身上追蹤出來。查理士·達爾文由遺傳上得到了體高的特點，但他的身體並不像伊拉司馬斯那樣笨重；而且他的面貌完全不像他的祖父。伊拉司馬斯似乎也沒有查理士·達爾文在青年時代愛好運動和漁獵的性格，但和他的孫子一樣，他不倦地熱愛辛苦的腦力勞動。慈善、對別人的同情心、和非常優美的個人風度是兩個人共有的特點。查理士·達爾文說，伊拉司馬斯的顯著特點是他那“活潑的幻想力”，這使“他強烈地傾向推理和歸納”；但是他自己也高度地具有着這種“活潑的幻想力”。在查理士·達爾文的情形中，他堅持要盡量地考驗他的理論，因而完全地抑制了這種傾向。伊拉司馬斯對於各種機器有着強烈的愛好，但是查理士·達爾文不喜歡機器。查理士·達爾文也沒有使伊拉司馬斯成為詩人兼哲學家的那種文學素質。關於伊拉司馬斯，他寫道<sup>①</sup>：“在他的全部書信中，他的不重視名譽引起了我的注意；同時，書信中完全沒有任何跡象說明他曾過高地估計過他自己的能力或是工作上的成就。”誠然，這些似乎是指明了他自己的性格中那些最顯著的特點。標誌着查理士·達爾文整個性情是極度的謙虛和單純，但是我們在伊拉司馬斯身上找不出這種氣質的跡象。看到任何不人道或不公平的事情時，伊拉司馬斯會立即發怒；這使我們再度想起了查理士·達爾文。

但是從整體來看，我以為我們對於伊拉司馬斯·達爾文的性格的個人基調知道的還不夠，所以我們在這裡只能做一個浮淺的

<sup>①</sup> 見“伊拉司馬斯·達爾文的生平”，第68頁。

比較；留在我腦中的印象是：他們虽有許多相似之处，但他們二人是屬於不同类型的。有人已經指出，施華德女士和希麥尔潘寧克夫人誤述了伊拉司馬斯·达尔文的性格<sup>①</sup>。無論如何，她們誇大的缺点極可能是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這個人的特性；這使我想，伊拉司馬斯有着某種程度的惡劣或嚴厲的脾氣，這是他的孫子所沒有的。

伊拉司馬斯·达尔文的兒子們在某種程度上繼承了他在知識方面的愛好；關於他們，查理士·达尔文寫了以下的話：——

“他的長子查理士(生於 1758 年 9 月 3 日)是一個極有希望的青年人，但是由於在解剖一個幼童腦的時候受了傷，不到二十一歲就去世了(1778 年 5 月 15 日)。他由他的父親承受了對於下列事物的強烈愛好：各門科學、寫詩和機器。……他也承受了口吃的毛病。為了想治好他這種毛病，他父親把他送到法國去了，那時他大約是八歲(1766 年——1767 年)，同去的還有一個私人教師；他父親認為如果在一個星期之內不許他說英文，口吃的毛病或許會去掉；後來，他說法文的時候从不口吃，這是一件奇怪的事。他在很小的時候就搜集過各種的標本。十六歲時到牛津基督堂去了一年，但是他不喜歡那個地方，認為(用他父親所說的話)‘在追求經典式的高雅時，他的思想力萎靡了，好像赫邱利大力士面對着紡綫桿時的情形一樣；同時他渴望着把他轉到愛丁堡的醫學校去，因為那裏有較為需要體力的運動’。他在愛丁堡讀了三年，努力研究了他的醫學課程，並且‘不倦地診治了瓦特雷司教區一切有病的窮人，供給了他們必需的藥品’。由於他以試驗的方法研究了膿和黏液，醫師協會把第一個金質獎章頒給了他。評論他的文章曾在各種雜

① 見“伊拉司馬斯·达尔文的生平”，第 77 頁，第 79 頁。

誌上發表过；所有的作者都一致認為他有異乎尋常的精力和才能。同他的父親一樣，他似乎博得了朋友們對他的溫暖友愛。在他去世四十七年以後，安得烈·鄧肯教授還以最溫暖的友情談到他，那時我還是愛丁堡的一個青年醫學生……

“關於他的次子伊拉司馬斯（生於 1759 年）的性格，我沒有什麼可說的；他雖然寫過詩，但他似乎不具有他父親的其他愛好。無論如何，他有自己的特殊愛好，即譜系學、搜集錢幣和統計。當他還是一個孩子的时候，他數過萊澈費爾城中一切房屋，並且盡他可能地調查了居民的人數；所以他作了一次戶口調查，當第一次真正調查戶口的时候，人們發現他的估計几乎是正確的。他的性情沉默而孤僻。我父親對他的才能有過很高的評價，這大概是公平的，否則各界的名流——如工程師鮑爾登和倫理學家兼小說家德埃——就不會約他同去旅行和長期地招待他在家中作客了”。在 1799 年，他自殺了，這件事似乎是在初期癡狂的狀態中發生的。

羅拔·瓦爾寧——查理士·達爾文的父親——生於 1766 年 5 月 30 日；同他父親一樣，他後來作了醫生。他在萊丁大學讀過幾個月的書，並於 1785 年 2 月 26 日在該大學取得了醫學博士的學位<sup>①</sup>。“當他未滿二十一歲的时候（1787 年），‘他父親’（伊拉司

① 蒙萊丁大學檔案保管主任勞溫霍夫教授供給了這裡的材料，特此誌謝。他由醫生名冊中引述了以下的話：“羅拔·瓦爾寧·達爾文，英國人”；（1785 年 2 月 26 日）曾在參議院為一篇說明文作過辯護，文章討論的是看了明亮的物體後眼前出現的彩色幻影；“在名醫巴拉戴的指導下取得了醫學博士的學位”。萊丁大學的檔案是非常完備的，所以勞溫霍夫教授能夠告訴我這樣的事：當時我祖父和一位“彼得·克郎普頓，英國人”同住在醫學大樓中的宿舍內。達爾文醫生在萊丁所寫的那篇說明文是在“哲學通報”中發表的，我父親常說這篇東西實際上得自伊拉馬斯·達爾文。——法蘭士·達爾文註

馬斯)把他帶到了士魯茲巴利<sup>①</sup>,並且給他留下了二十鎊,他父親說,‘不够用的時候告訴我,我會寄給你的’。後來,他的叔父艾爾斯登的教區長也給他寄來了二十鎊,所以他所得到的經濟援助僅是這樣多。……後來伊拉司馬斯對艾治威思先生說,在士魯茲巴利住了僅僅的六個月以後,他的兒子羅拔‘已診治了四十到五十個病人’。到了第二年,就醫的人是相當的多;以後,請他看病的人就很多了”。

羅拔·瓦爾寧·達爾文娶了(1796年4月18日)其父執——住在伊楚利亞的喬希亞·韋之武——的女兒蘇珊娜,那時她是三十二歲。我們有她一張很小的画像,她的面容非常溫柔而愉快,同約書亞·雷諾爵士給她父親畫的那張像有些相似之處;這種面容表現了麥特亞女士所說的她<sup>②</sup>那種和藹和同情的氣質。她是在1817年7月15日去世的,比她的丈夫早死了三十二年,他是在1848年11月13日去世的。在結婚以前,達爾文醫生在聖約翰山上住過兩三年;後來搬到了新月里,他的長女瑪麗安妮就生在這裡;最後又搬到了“山丘”,這是在士魯茲巴利的法蘭克威爾區,其他的孩子們都生在這裡。這所房子是達爾文醫生建造的,時間大概是1800年;現在它屬於斯賓塞·菲利普斯先生,房屋的改建很少。這是一座大而簡樸的方形紅磚房,最使人注意的特点是那個美麗的玻璃花房,它是同午前起居室相通的。

房子建築在一段陡峭河岸的頂端,下面就塞弗恩河,所以它的位置是很優美的。河岸已修成了平台,平台上有一條很長的小徑從一端通到另一端,現在人們仍稱它為“醫生徑”。在這個小徑的一

① 見“伊拉司馬斯·達爾文的生平”,第85頁。

② 見麥特亞女士著:“一羣英國人”,1871年版。



处生着一棵西班牙栗樹，樹枝長出去后又弯了回去，同时長出和弯回的部分是平行的，这种样子是很奇怪的；这是查理士·达尔文在兒童时代最喜欢的一棵樹，他和他的妹妹凱德琳在樹上各自佔据了他們專用的座位。

达尔文医生以照顧他的花園为一件極大的乐事，他在園中种了觀賞樹和灌木，在果樹方面他是特別成功的；在他所具有的夙好之中，我認为只有他对植物的这种爱好是同博物学有关的。根据麥特亞女士的叙述，那些“山鴿”說明了达尔文医生對於博物学的爱好，但是我沒有听过最可能知道的人談起这件事。關於达尔文医生，麥特亞女士所作的叙述有几处是不十分正确的。例如，她說达尔文医生有哲学的头腦，这是不对的；他的头腦特別適合於逐条处理，但不適合於归納。再者，熟知他的人說达尔文医生的食量是極小的，所以他並不是“一个很能吃的人，晚飯时吃一只鵝就像別人吃一只鷓鴣那样容易”<sup>①</sup>。在衣着方面他是守旧的，直到去世的时候他还是穿着短袴並且裹着褐黄色的綁腿；但和麥特亞女士所說的不同，綁腿确实不是在膝上扣起來的；就我們所知道的，安妮皇后时代的近衛軍大半穿这种服裝，近代的伐木人和耕童也穿这种服裝。

查理士·达尔文非常热爱並且尊重对他父親的回憶。關於他父親的事，他所記憶的每一件都是異常清晰的，並且他时常談到他；在叙述一段逸事以前，他常常先說这样的一句話，“我父親是我所知道的一个最聰明的人，等等”。使人驚奇的是：關於他父親的意見，他記得非常清楚，所以對於大多數的病情，他能够引述他父

① 見“一羣英國人”，第263頁。